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

下孟反

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鳴

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

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邦家無二道也以關

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

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

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

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
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
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攷之有毛
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
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
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
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
末曰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鳴鳩不
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鳴鳩之德然則鵲
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為毛學

者如衛宋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
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鳴鳩之
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鳴鳩之養
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
如鳴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
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
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若又攷鳴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
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五嫁反

毛氏曰鳩鳴鳩稭鞠也鳴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

巢

孔氏曰鴉鳩結鞠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皮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弃而去空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

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滎陽公曰維

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鵲之

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

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予以采芣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芣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沚

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長樂

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大

事于大廟是也

予以采芣于澗之中予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裼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髹也。僮

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

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

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傲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嘒嘒於遙反草蟲趯趯記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救中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螿郭璞曰常

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趯趯躍也阜螽螿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螿李巡曰蝗子也忡

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

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

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

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

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

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恥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劣反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毛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惓惓憂也。

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

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

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

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
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予以采蘋南澗之濱予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機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藻蘋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

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
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予以
采蘋南澗之濱者也

予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

居呂反

予以湘之維錡

宜錡反

及釜

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
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
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予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

側皆反

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

廟奠於牖下

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

尸主齊

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

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

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

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長樂

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

以鵬之顏師古曰鵬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

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

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

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

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

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

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辯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氏曰召伯為二伯後美其為伯之

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世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蒲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

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縣字

。毛氏曰甘棠杜也

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陸機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

翦去伐擊也。鄭氏曰

茇草舍也

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

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民訟。左氏傳曰蔽

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

曰召伯在之時嘗憇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觀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憇起例反

毛氏曰憇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而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

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

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

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确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

增者因證於增核之處确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

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召

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

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

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徒何反

退食自公委

於危反

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

孔氏曰此言紵數下言總數謂

紵總之數有五非訓紵總為數也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

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

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

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

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

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於中則其退也亦

且促迫忽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

紵作它曰本或作紵蛇作虵曰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

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絨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絨五總亦為

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

符龍反

素絲五總

子公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

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

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

音隱

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覈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伯輿

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

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

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鶴

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

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莫其畢事

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

呂氏曰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朱氏曰迷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

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熠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釋文曰梅韓詩作棗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迄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音傾筐暨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暨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

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蘇氏曰凡

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

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

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

者邪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

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

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

心五噉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噉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噉釋文云味謂之

柳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

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寔是也。

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

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

曰眾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寔

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留也孔氏曰言物成就繫

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禪被也禮記玉藻注禪無裏音單猶若也。程

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

踰之時也乃能謹與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

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姜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

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娣姪亦為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充之

子娣女娣也娣尊姪卑

董氏曰江沱媵沱沱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

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

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今渚

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

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為言

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漚說文引詩作漚蓋古

為漚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

處也范氏曰處
勝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澗漢為潛江為沱。
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禹

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
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荆梁二州皆有也鄭氏曰嘯感口

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
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

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欬矣
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歎之聲也。范氏曰嫡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

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

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

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

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麇俱倫反惡鳥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麇麇也孔氏曰續人注云
齊人謂麇為麇

。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

鄭氏曰吉士使
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者禮之

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麇作麇曰本亦作麇

林有樸

反蒲末

檉

反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

反末尊

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檉小木也

孔氏曰釋木云樸檉心孫炎曰樸檉一名心某氏曰樸檉斛檉也有心能濕江河間

以為柱能音耐

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檉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

反勅外

兮無感我悅

反始銳

兮無使尤

反美邦

也吠

反符廢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孔氏

曰內則婦事舅姑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中

尤狗也

說文曰尤犬之多毛者

非禮相陵則狗吠

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

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之尤則其

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

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

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

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

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

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

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

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惡以非禮殊

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污行而尚

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裵

反如容

矣美王姬也

說文曰姬周姓也

雖則王姬亦下

嫁於

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雍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禴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禴翟次之

何彼禮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移音移也孔氏曰郭璞曰移似白楊肅

敬雍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禮

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雍

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

言王姬之盛美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

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

始有居音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者諡

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鈞如何必以絲

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雍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

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

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

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駟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揚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麟趾關雉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歎

彼茁者葭則劣反壹發五豝音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豝牝曰豝虞人

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則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豝

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機云騶虞是長於軀不履生草

鄭氏日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一發五豝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豝爾雅曰豝生二豝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柏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

五豝一發五豝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

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

物有道而思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

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

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三

後學

按訂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

邶 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釋文曰衛在汲其朝歌縣。董氏曰

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

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

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

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

孔氏曰漢地理志云

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

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

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

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

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音傾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

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為舟耿耿猶傲傲

也朱氏曰耿耿小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

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鑿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

可為湯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鑿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

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

其怒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釋文曰鑿作監曰本又作

鑿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春勉反也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
間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
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為可簡則
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間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
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
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
節卑禮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
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
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反惛于羣小覲反古豆閔既多受侮武不少

靜言思之寤辟避亦有標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惛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

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然。歐陽氏曰惛于羣小羣

小惛仁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眾而

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

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惛固其理

也故曰憂心悄悄惛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誣

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覲閔

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眾

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

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朏月削也。范氏

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

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廢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

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

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

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

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

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

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

須訓為忘

呂氏讀詩已卷四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無訖音兮

毛氏曰訖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

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絲之綠由女

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

氏曰致其序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

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

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

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為君矣序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為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

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郭璞曰齊人呼鳥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

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

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

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

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

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

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已與戴嬀
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
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
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
詩人之情歟

燕燕子飛頡戶結反之頡戶郎反之子子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佇立久立也。
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子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子歸遠送于南瞻望
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
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林反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鳩反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
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
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
淵深也。朱氏曰温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
氏曰終温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
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
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

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
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勵己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傷已不見答

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自

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

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已不見答於先君之所

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

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

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

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

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

已寧不我報是也

三五六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己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
教言戲謔不敬鄭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州吁之為
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
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
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
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
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
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
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曠於計反不日有曠寤言則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曠。王氏曰曠則不見日矣又
曰不日有曠者言不旋日而又曠也。鄭氏曰言
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
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
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
嚏作走曰本又作震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厭苦之
辭也

曠曠其陰虺虺虛鬼反其雷寤言則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曠曠然暴若震雷之聲朱氏曰虺虺雷將發而未

震之聲

董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曠曠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伐鄭

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眾

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擊鼓其鏜

吐當反

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鏜然擊

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善鬪之狀其興師動

眾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勗樂

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

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氏曰土國城漕非

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

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鏜石

經作鏜說文亦作鏜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氏

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左傳

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

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

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

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

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

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

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

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偕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

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呼縣反兮音伸

鄭氏曰于嗟歎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

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夔夔亦

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

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

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反於驕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

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王氏

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

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

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

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覲胡顯反皖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覲皖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

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

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

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朱氏曰

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

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

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

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

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

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

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鼓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

為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毛氏曰伎害也。朱氏曰

求貪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伎不求是

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

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

不伎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

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鄭氏曰夫

。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機云匏

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論語叔孫穆子曰豹之葉及匏有苦葉矣叔向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曰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

匏可以渡水也 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

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

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

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

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釋文厲

說文曰砮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彌彌爾反濟盈有鳴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

其牡

毛氏曰彌深也盈滿也鳴雌雉聲也由舟以上為

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為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踈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為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為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感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雍雍鳴鴈旭

許玉反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雍雍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

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

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

照遙反舟子人涉

五郎反

否人涉叩否叩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

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舟子舟人主

濟渡者叩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莫尹反黽同心不宜有怒采葑

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

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

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

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

此二菜者蔓菁與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弃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

弃其相與之禮

孔氏曰陸機云葑蕒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菹莖粗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釋文曰草

木疏云葑蕒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

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茶

苦其甘如薺音徒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茶苦菜也

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莠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本草云薺味

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

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

。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

曰送我裁於門內無思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

而終今雖見弃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

誰謂荼苦比之茶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

昏其思如兄弟也

韓愈謫謔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閭

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音胃濁湜湜音殖其止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音素節反以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音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

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沿司空縣入河。說

文曰湜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止。毛氏曰

屑潔也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孔氏曰周禮獻人掌以時

堰水而為闕空以筭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鄣水空中承之以筭 閔容也。鄭氏曰遑暇也

。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其汙自湜湜以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汙自湜湜以

言其惑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汙謂未嘗變也。朱氏曰宴安

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鄭氏江有泥箋曰以猶與也。歐

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筭言弃妻將

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

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

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

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

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龜勉求之凡民有喪音蒲匍蒲北反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朱氏曰浮上曰游。鄭氏曰

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說

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

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

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

求為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

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

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惱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

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惱，養也。鞫，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

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

反以我為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

故雖勤勞，如是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

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

曰：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者相與為生理，惟恐其

窮以及於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

弃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

能不我惱，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泔音光

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墜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泔，泔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泔然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也。毛氏曰：墜，息也。鄭氏

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君子亦但以

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弃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

有新昏而弃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借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為常矣。朱氏曰

君子弃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

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怒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弃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露中也露中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

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

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

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踈闊因託以起

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

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

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感而密既長其節闕而踈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昔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褻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有聾恒多笑而已

朱氏曰^{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

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褻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

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陸機草木疏曰流離衰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

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衰衰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釋文瑣作璫云依字作瑣

旋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冷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也

鄭氏曰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冷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

宜矩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

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已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

毛氏曰以千羽為萬舞

孔氏曰萬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千戚禮記曰朱千

曰方且萬舞而擇人

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俣

俣然在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千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

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

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千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

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

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

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

文舞舞公羽吹籥

通志堂

名氏讀書紀卷四

玉戚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

三

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音若右手秉翟音力

赫如渥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

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二孔而短小廣雅云七

界輝胞闔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

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

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

氏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

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

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側中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機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味如栗下濕曰隰苓大

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苓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為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

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

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歎碩人之賢謂山則

通志堂

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
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
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
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
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

賢偏反也

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揚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也禮
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
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忠

悲位反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

力轉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忠然流也

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

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

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忠然之泉水

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

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釋文曰

忠韓詩作祕說文作泌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

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泂

子禮反

飲餞

音踐

于禰

乃禮反

女子有行遠

于願反

父母

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沛地名祖而舍軼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

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曰姑先生曰姊。

王氏曰沛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

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

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

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

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羣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邁

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

其轡使滑澤也羣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羣將行設之。釋文曰羣車軸頭金也。

毛氏曰邁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瑕字同言不

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

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鄭氏曰

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須與

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

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

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楊氏曰忠信重

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寔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對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

其短反

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

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

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

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

心為之憂慙慙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

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

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避支反

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知革反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

家之。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

也謫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

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

徧謫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

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

唯季反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

通志堂

反祖回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推沮也。釋文曰推韓詩作謹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手付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

其虛其邪徐既亟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門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

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雱盛貌惠愛也。程氏曰

虛寬貌邪緩也雍容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

氏曰只且語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

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

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

。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爾雅

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嗑疾貌霏甚貌

長樂劉氏曰嗑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

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

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

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

虐禍難將及於人矣

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

不辨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

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

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

赤朱反

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

蘇切反

首

直知反

躑

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

姝美色也

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

張氏曰後宮西北遠

城隅竢我幽閒念彼姝

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

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

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姝

媿好也石經作優而不見說文曰優彷彿許慎引

詩亦作優

靜女其變貽我彤

徒冬反

管彤管有煒

于鬼反

說

音悅

懌

音亦

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

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

法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

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用

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朱

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美徒兮反洵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

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

牧歸美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茅毛氏曰美

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果苾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美以

備齋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

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遂

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

見則搔首踟躕猶關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

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

當攷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蓋彤管

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

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

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蕤然則所謂蕤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蕤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不用之以荅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

之國人惡烏路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

河上為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河水瀰瀰莫爾燕婉之求音籊音籊不

鮮斯踐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毛氏曰泚鮮明貌

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

。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籊籊不能俯者

。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氏曰籊

籊威施皆惡疾之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

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

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籊籊謂宣公也。說文燕婉作

暎婉

新臺有洒七罪河水浼浼每罪燕婉之求籊籊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

絕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釋文曰洒韓詩作漼浼浼韓詩

作泥泥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

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

而得戚施不能仰者

蘧篠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

俯者蘧篠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

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于偽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劔其景願言思之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

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

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

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

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

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養然

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

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

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

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

怨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四

後學

按訂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五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姜婦人從

夫謚。呂氏曰敘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

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

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髦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

子事父母之飾

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拂髦冠纓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鬚其制未聞

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鬚則知鬚以挾匈故兩髦也
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纒色
蠲反縷如誰
反鬚音彖 儀匹也 呂氏曰儀以夫為法也
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 矢誓靡無之至也

至已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

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

朱氏曰以夫已死不
忍斥故以兩髦言之 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

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

而不許者如此 范氏曰女子以母為
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髦韓詩作

鬠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鬠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 他得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 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
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慝邪也。

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

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公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

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

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倣于國計其

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

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

謂之蚤死乎鬠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

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

共伯既脫鬠矣詩安得猶謂之鬠彼兩髦乎是

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文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葺古侯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

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

王共傳聽聞中葺之言注應劭曰中葺材構在堂

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

之。鄭氏曰中葺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范氏曰埽之則傷土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

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

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

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葺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

中葺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葺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

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葺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

之辱也

毛氏曰東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揚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

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佗佗於危反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

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

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

之首飾編蒲典反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

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

以玉為之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瑱瑒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紕音計追丁回反紕丁敢反

。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

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

弘廣也。鄭氏曰象服者謂榆音遙翟音狄關翟也。人君之

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為不善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他他

此音此兮珣兮其之翟也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鬢徒帝反

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掃勅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皙星歷反也胡

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珣鮮盛貌翟榆翟關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繪為翟

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鬢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為鬢如雲言美長也屑

潔也。鄭氏曰鬢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為善孔氏曰說文云

髮者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鬢而自潔美毛氏曰瑱塞耳也

掃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首揚眉上廣。朱氏

曰且語助也。毛氏曰皙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

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嗇七我反兮嗇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縞側救反紕是紕息列反

袞符袞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于春反也

說文曰嗇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

穀戶木反為衣蒙覆也締之美者為縞是當暑袞延之

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縞締締之感感者展衣夏則裏衣縞締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紕去蒸熱之服

也袞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紕清視清明也揚廣

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為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

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蓋自

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惜之也亂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

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

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

懈慢也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

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

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

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

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

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

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

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

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

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

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

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沫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要於遙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沫衛邑蘇氏

曰書曰明大命于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毛

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

地淇水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

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如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乎容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

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切言

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

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

興焉

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為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曆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

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氏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

釋文曰韓詩云

奔奔疆疆乘匹之貌

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

孔氏曰惡頑之辭

左

氏傳奔奔作賁賁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

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

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中反

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宮者皆以營室中為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值景之可以正地勢楚宮楚丘

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

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南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

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

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

曰椅梓屬陸機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

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

為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

榛栗之為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

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

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也

爰於也他日以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

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通志堂

名氏續詩記卷五

九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

。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曰

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

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

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

而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

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

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

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始銳反說于桑田匪直

也人秉心塞淵駮音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

者。蘇氏曰見星而駕。說文曰說舍也。鄭氏

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

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駮駮馬與牝馬也。鄭

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桑田

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

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駮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

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

。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

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敘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丁計竦都動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

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蝮竦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父母兄弟。

毛氏曰：蝮竦，虹也。程氏曰：蝮竦，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

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

蝮竦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蝮作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子西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齊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

順周禮眡祲掌十輝之法九曰齊鄭氏注曰齊虹也詩曰朝齊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旦至

食時為崇朝。范氏曰朝齊于西陽感陰也陽感

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兩此陰陽

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

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

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

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

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

卑污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

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山陰陸氏曰今

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無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告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愠於羣小以至於觀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

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燕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

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故染烏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旂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旗云旌皆通言爾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朱氏曰繆旗之體也旒繆之垂也旒旗。旌建之車後。繆所銜反旒力周反。毛氏曰浚衛邑。爾

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

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純踈布之狀組密錯之狀祝疑為笠厚積之意。朱氏曰此設為賢

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旄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旄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旄旄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旌旌言旄則

亦有旌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純之以為組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為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旌首曰旌則干旌干旌

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純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

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曰干旌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彦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蒸於宣

姜所生也。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

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朱氏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

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

蒲末反

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

朱氏曰悠悠遠而未欲之貌

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范

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

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

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

文驅作駟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

為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

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閱謂曉然

易見初不閱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

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

氏曰閱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

之眾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

陸機疏曰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括樓而縑其子在根

下如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蟲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蟲所以療鬱結之疾

。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

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

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

采其蟲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

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

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

為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

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

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此是也

我行其野芄芄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

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芄芄然方盛長。朱氏曰

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

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芄芄之麥而控

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

夫君子為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

自盡其心之為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言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

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

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五

後學

拔訂



